

《绿野仙踪》刻本及石印本绣像

■文/廖风斋

不同于抄本计有一百回,《绿野仙踪》刻本仅八十回。此书现存最早的几部刻本,均刊行于道光年间。北京于海波兄藏有一部道光七年(1827年)京都敬业堂刻本,残存二册。此本内封分三栏,右栏署“道光丁亥年新镌”,中栏大字书“绿野仙踪”,左栏下署“京都敬业堂藏板”。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刻本。该刻本卷首未附绣像。

诸家书目均以道光十年(1830年)刻本为《绿野仙踪》的最早刻本,可知并不准确。不过较之道光七年敬业堂刻本,道光十年刻本却是附有绣像的。道光十年刻本现存多个不同版本,有青文堂梓行本、无堂号本等。这些本子封面均题“绣像绿野仙踪全传”,附有绣像八叶十六幅,每幅绣像上均题有赞语。各本之间绣像大同小异,构图局促,线条枯涩,无甚特点。较之《绿野仙踪》早期几部百回抄本卷首所附手绘精图,逊色很多,体现的是清中叶以后木刻版画艺术江河日下的窘境。读者喜爱书

中的插图,多半因其精美,能添阅读之兴趣。清中叶以后,曾经辉煌无比的木刻版画逐渐没落,坊刻小说卷首所附绣像,恐怕只能令读者多少有兴趣阑珊之感了。

《绿野仙踪》木刻本在清末被不断翻印过。如笔者所见光绪七年(1881年)宝善堂藏板,所附绣像几乎全同道光十年刻本,无疑是从后者覆刻而来。从刻工技艺来说,当然亦是拙劣。

清末民初,《绿野仙踪》亦是颇为热门的一部小说,上海书

局、广益书局、章福记书局等多家书局先后推出石印本。其中仅上海书局,就于光绪丙申(1896年)、光绪甲辰(1904年)、民国元年(1912)等年份,先后多次重印《绿野仙踪》,而且每次推出的版本,卷首所附绣像均是重新绘制的,迥然不同于前本。

寒斋藏有一部上海江东茂记书局《大字足本绿野仙踪》,印行于民国十七年(1928年),系石印本,线装八册。此石印本卷首共附绣像两叶四幅,采用的是群像型,每幅均绘有五位人物。

绘工匠气十足,无多少可观之处。与大多数石印本不同的是,此本每册另附有四幅插图,采用的是上下层版式,即每面绘图两幅,以框线隔分。较之绣像,这些插图颇是生动有趣,已具早期连环画的雏形。

白描绣像
bai miao xiu xiang



妖狐(道光十年刻本)



赵文华(道光十年刻本)



上海江东茂记书局绣像



上海江东茂记书局绣像

情有独钟的“赤牛中尉”

■文/谢卫东

元仲景是货真价实的王子皇孙,他爷爷是京兆王子推,子推的爸爸是北魏太武皇帝的景穆太子,因为死得早,后被追尊为景穆皇帝,子推的哥哥是高宗文成皇帝。

仲景的爸爸太兴,是一个传奇人物,有一次生病了,请和尚大做法事,布施资财,“名曰散生斋”,斋后做法的和尚们都走了,这时候却又来了一个和尚,太兴就开玩笑说:斋食都散完了,只有酒肉了。哪知这和尚却说:没关系,酒肉我也能吃。于是和尚在他家喝了一斗酒,吃了一只羊腿,完了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等这个和尚走了后,太兴发现本该被和尚吃喝了的酒肉却还在自己家中,他觉得遇到了异人。于是太兴便到佛前许愿,如果能让我的病好起来,我就“舍王爵入道”。结果他的病好了,于是一次次上书要求当和尚,最终孝文皇帝缠不过,只好让他到嵩山去出家了,还派了太子亲自为他剃发。

太兴当了和尚,王位由儿子元昂继承,元昂字伯暉,仲景就是伯暉的弟弟。

作为家中次子,元仲景性格显然严肃了点。北魏孝庄帝时,他兼任负责京城秩序的御史中尉一职,在他任职期间,首都秩序井然,每次去上班时,他总是驾着一头毛色发红的牛,当时人称他为“赤牛中尉”,执法严格无私。

当时北魏政权在高欢和宇文泰的专权下已经不稳,孝武帝被宇文泰带到关西去,临走授了仲景一个中军大都督的衔,让他留守在京师洛阳。结果元仲景就抛别妻子和儿子,跟随着孝武帝的脚步跑到关内长安。

仲景跑到长安后,妻儿都失在洛阳,于是又娶了死去的尔朱光光的妻子也列氏。

这下元仲景找到了一生的真爱。

也列氏是个歌舞伎,长得非常美,仲景非常喜欢她,两人恩爱爱过了几年后,仲景的前妻叔袁纥氏从洛阳辗转到了长安。迫于舆论压力,元仲景把也列氏迁居到另外的住宅去了。

时间长了,也列氏竟和别的男人有了奸情。事情败露后,皇帝下诏让仲景杀了她。“世人皆欲杀,我意独怜卿”,为了对皇帝有个说法,仲景杀了一个婢女。之后仲景担心纸包不住火,于是恶向胆边生,想杀了妻子,同时叔袁纥氏发现了他的企图,也发现了也列氏的秘密,想暗中杀了也列氏,一了百了。

就在这时候,也列氏也发现了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,一时暗中刀光剑影,聪明的也列氏决定自首,最差也能留个全尸。

皇帝发现被仲景骗了,非常恼火,下令杖答仲景一百下,免官,只保留了王爷身份。也列氏因为自首只是被逐出门。被免了官的仲景并没有断绝与也列氏的往来,仍不时去看望,于是又被人告发,皇帝又下诏重杖仲景一百下,革除了他的王爵。尽管如此,仲景仍痴心不改。

后来宇文泰看到仲景虽然如此迷恋也列氏,但当官时的名声还是很好的,于是奏请皇帝,恢复了他的官爵。

从此,也列氏的存在也就公开了,并搬到元家和叔袁纥氏住在一起,元仲景和也列氏的苦恋也算得了正果吧。

金山观日出

■宋 陆游

系船浮玉山,清晨得奇观。
日轮擘水出,始觉江面宽。
遥波蹙红鳞,翠霭开金盘。
光彩射楼塔,丹碧浮云端。
诗人窘笔力,但咏秋月寒。
何当罗浮望,涌海夜未阑。



陆游(1125年—1210年),字务观,号放翁,今浙江绍兴人。绍兴二十四年(1154年)试礼部,名列前茅,但被秦桧除名。孝宗时,赐进士出身,任枢密院编修。先后任建康、镇江、夔州等地通判。又先后转入王炎及范成大幕府。东归后,虽为政清廉却两遭罢官。他力主抗金,屡受排挤。

陆游一生笔耕不辍,诗词文俱有很高成就,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,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《金山观日出》是一首五言古体诗,将日出的景象写得光华灿烂,瑰丽奇美。

古时金山在江中,如浮玉,故称浮玉山。首两句点题,诗人泛舟游于扬子江上,晨曦中的金山瑰丽奇美。一轮红日,从水中踊跃而出,顿觉江面为之宽广。

“蹙红鳞”,意思是波纹皱如红色的鱼鳞。蹙,皱。翠霭,青绿色的云气。

这两句写的是日出时候的壮丽景象:一簇簇的红色波浪像鱼鳞般闪烁,只见一个金盘似的太阳已到青云之上。

丹碧指红绿二色,在这儿指塔楼的艳丽色彩。此时日光照射下的金山楼台、宝塔,更是丹碧辉煌,瑰丽夺目。

窘笔力,笔力不足,难以描绘出来。一般的诗人笔力窘困,只能写寒凉的月色,对于日出时的这番奇瑰景象,难以用手中的笔将之表现出来。

何当,犹何日,何时。干宝《搜神记》卷十六:“故见鄙姿,逢君辉光。身远心近,何当暂忘。”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诗: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罗浮,山名。在广东省东北岸,为粤中浏览胜地,相传“罗浮山,本名蓬莱山,一峰在海中,与罗山合,因名之。”(《太平寰宇记》)夜未阑,夜犹未尽。什么时候再登上罗浮山,远望波涛汹涌,彻夜不眠等待日出,那时的景象将会是怎样的动人心魄呢?

陆游的诗在艺术风格上,兼具现实主义特点和浪漫主义作风,形成了气势奔放、境界壮阔的诗风。这首诗就表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,境界开阔,感情奔放,想象丰富,语言华美。结句从金山观日出悬想到罗浮山上看海中日出,更见诗人胸襟之宽广。

(朱秋霞)